盛夏时光

□ 邹凤岭

“五更疏欲断,一树碧无情。”(唐·李商隐)绿树浓荫鼓蝉鸣,生灵万物唱和音。晨曦初露,小区内大树上那只蝉,抢先振翅高歌,唤来万蝉齐鸣,唤醒盛夏一日好时光。

楼下不远处,王老伯起早跨上三轮车,去收废旧物品。头戴草帽,肩搭擦汗的毛巾,大声地喊:“收荒货(废品)啦!”这声音穿透深巷,消失在了闷热的天空。

几天前,我路过王伯家门前,正遇一位男子带着他的孩子前来卖旧报纸。老伯对那孩子说:“知道这纸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吗?”孩子摇摇头。老伯告诉她,这纸是用木材做的纸浆,还有那硬板纸也是用木材做的纸浆,将这些废旧的纸收集起来,回收利用,就节省了纸浆,减少了对树木的砍伐,保护了绿色。老伯的话,让更多的人知晓了回收利用,变废为宝,可以让生态环境更优美的道理。

我家刚搬来这小区时,有许多用不到的废品需要处理。王老伯知道后,主动登门,拉去了一车子。看他出了力,流了汗水,我有些过意不去,就少收了他20元钱。老伯倒说更是他过意不去,执意要把这20元钱退还给我。我说:“在这盛夏里,你赚些钱不容易!”从那时起,我俩便成了朋友,时常听他说那盛夏里的见闻。

这一天,老伯踩着老旧三轮车,路过一处建筑工地,太阳升上了头顶,气温爬到了三十七八度。烈日下,三位建筑工人,一人翻沙子,一人搬水泥,一人提水桶。沿着马路,老伯一路向前。一路走过,一路遇见环卫工人在清扫马路,汗水浸湿了衣裳,太阳晒红了她们的脸庞。道路已是很干净了,可他们仍在沿路寻查,美化着这座城市夏日的街景。前方小区边,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,静静地等待做核酸。疫情期间,防卫人员身穿防护服,冒着高温,尽职尽责,精神难能可贵!

“收荒货啦!”盛夏里不停步,老伯高声叫喊着。前方路边香樟树荫下,站着卖西瓜的汉子。看到有人走过来,胡茬凌乱的脸上迅速堆起了笑容:“买个西瓜吧,今早刚摘下的呢。”那些西瓜的确是刚摘下来的,瓜上还挂着新鲜的藤和叶。在另一边,还有两个小摊,一个是两三只塑料箱里装着葡萄和早熟梨。另一个小摊更加简陋,只是三五个翻开口的塑料袋,一字儿排开,里面装着新鲜的黄瓜、茄子和辣椒。盛夏里的人们,擦着汗水忙碌着。

太阳下山了,忙活了一整天的老伯,清闲了下来。月儿升起,他来到了城中广场。夜幕下,音乐和舞者给了广场生命的气息。置身热闹处,听乐看舞,心情好舒畅。再看那身边的小伙子,目光跟随姑娘、大嫂最美的舞姿,好惬意。曲中间隙时,小伙子跑进舞池,向那领舞者讨教舞步身姿,近距离面对面一笑,以示谢意。广场的一角,一对对情人在花前月下绵绵细语,孩子们在广场中央嬉戏追逐,老人们在悠哉悠哉地踱步。盛夏时光,广场的夜晚用她妩媚的眼神,展示她最动人靓丽的美姿。

乐声停了,舞者们散了。回家路上,老伯听那大树上的蝉,依然使劲地叫喊:“好热,好热……”

散落在世间的『菩萨』

□ 李希锦

盛夏,七月流火的季节,和妻子回故乡待了几天。

那天清早,和妻子带着母亲,去镇上宠物店给母亲养的黑色卷毛荷兰水犬剪毛。宠物店师傅一时半会儿还没到店,时间宽裕,于是提议去镇上公园走走。

在公园里走了大约一个小时,我们又开车到镇西南边的云山禅寺,可惜,疫情管控,云山禅寺不对外开放,悻悻然,我抱歉地跟母亲说:“本来想来寺庙里拜拜菩萨的。”向来随和的母亲浅浅地点点头,“没事没事,来过就好。”那天,在镇上兜兜转转,游玩了两个小时,我们开车回到村里。

路上,我神神秘秘地跟母亲说:“今天还有什么大事呢?”母亲一怔,疑惑地问我,“什么日子?”我说:“你忘了,今天农历6月26日,爸爸的生日啊。”母亲一惊,“是啊,你爸爸的生日我记得的,我以为是明天呢。”是的,母亲一定记得父亲的生日的,只不过,能清晰地记准日历对上了年纪不识字的她来说,何其困难。于是,赶紧张罗去小街上买来豆腐、卜页,烧了简单的几个菜,给离开我们八年的父亲“供”一下。

五百年前的王阳明,曾经去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庙,和寺庙里的和尚走过一段精彩的对话。王阳明问枯坐念佛的和尚:“你家里可还有人?”和尚应答:“家中还有高堂老母。”王阳明点了点头,追问:“离家数年,你可想念她?”和尚闻言,半晌不曾言语,末了,愧疚道:“母子连心,怎会不想念她呀。”王阳明随即冷笑道:“父母本是在世佛,何须千里拜灵山?”王阳明说罢,挥了挥宽大的衣袖,头也不回地走出寺庙的大殿。第二天一早,和尚收拾行囊,离开寺庙,重又回到老母亲的身边。

在家乡的短短几天,牵挂着几位尊敬的长辈。自然,拎点水果、营养品,去看望年过七旬,家境窘迫、腰已弓成虾的堂叔堂婶;去城里探望风华正茂之年引领我跑销售的金师傅,他现在退休在家,照顾陪伴饱受类风湿关节炎折磨的师娘。

临别,我送给外公两本精装书,《习近平在浙江》和《干在实处勇立潮头——习近平浙江足迹》。从外公喜不自胜的侧影看来,一辈子在农村基层、乡镇政府机关工作,公务员退了休,想必他接下来有事做咯,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研读总书记在浙江的工作点滴、片段,自得其乐,精神丰腴,又可以在机关退休党支部学习活动上有材料抒发了。

站在时光的掌心里,我总在想,身边的长辈,不就是人们心心念念、跋山涉水去拜的“菩萨”么?一缕关怀,一语关切,一晌陪伴,人间的桃花源景象,就这样温婉柔软地呈现在你面前。

家乡的河

□ 陆迎龙

冈沟河与串场河之间的大片农田,从前人们叫冈沟堆。地势高河流少,冬春两季长三麦(小麦、大麦、圆麦),夏秋两季长玉米。

冈沟河西地势低,河流纵横,还有湖塘、芦荡。每年到了瓜果飘香的金秋,水稻也成熟了。俗话说:“秋(立秋)前三天没得割,秋后三天割不完。”东区不长水稻,养牛的赶着牛,蹚着水,涉过一道道河,帮西区人家打稻谷。在字典上还没有脱粒机这个词的时代,全靠水牛拉着石滚,一圈又一圈,慢慢悠悠地转,把金黄的稻子,从秸秆上脱下来。那时这里到处是风车、水田、荷塘,除了长水稻,还长芋头、荷藕、荸荠……河塘里有鱼、虾、蟹、河蚌、田螺等。水鸟在蓝天飞翔,在水中嬉戏,胜似世外桃源,让东区人们羡慕不已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每年秋末冬初三麦种下地,地方政府规划,水利工程员择地、画图、立杆、放线,用稻草栽在将要开的河两边,然后组织民工创锹开挖。开河的场景很壮观,人山人海,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,人来人往,蹬下爬上,热火朝天。仿佛千军万马的战场,赛似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。挖泥手是从民工中挑选出来的好把式,像切豆腐,两锹下去端起足有五六十斤泥块。担土的两只泥兜共约一百一二十斤重。担的土要倒在河两岸,逐步堆成堤或路,河越挖越深。挖泥手要把两岸挖成阶梯,好让担泥的拾级而上。

当时物资匮乏,民工们吃的是“瓜菜代”。就是用少量的米、玉米糁子、拌上大量切碎的青菜、胡萝卜,煮成的饭和粥。一场河工下来每人要蚀掉几斤肉。每天早七点晚六点,除三顿外,十多个小时。吃完晚饭洗完脚,一头倒在稻草铺的地铺上,即是外面响大雷,也都听不见。到了第二天清晨有人叫唤起身吃早饭。春节时休息十来天,平时没有星期假日,一门心思扑在开河上,开一道河至少也要一百多个晴天。

如今的冈沟堆,我们的家乡,盛产水稻、鱼、虾、蟹,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。旧貌换新颜,水清河畅,水泥驳岸,农家别墅依河而居。笔直的水泥路,小轿车开到自家门前。

绿树成荫,葡萄满架,鸟语花香,彩蝶轻舞,蜜蜂浅唱,诗意盎然。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卷,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城里人到乡下亲戚家观光、休闲,常常舍不得离开。

夏日的欢乐 李海波 摄

多趣的夏天

□ 谢建骅

家乡,一个迷人的地方,家乡多趣多彩的夏天更是令人着迷向往。在乡下长大的我,每至夏日,脑海中总萦绕着诱人的过往,感受着家乡夏天的无限乐趣。

乡下的夏季,蝉是这个季节的主唱。这些餐风饮露、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之士,居留在大树上,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响亮的声音随风传远,行走在林荫道上,到处都能听到蝉的欢唱。你听,只要先有一只起个音调,它们的歌声就会行云流水般涌现,有时独唱,有时合唱,高高低低,就像苗家的赛歌会一样此起彼伏。儿时的夏日,听到这响亮的叫声,总千方百计逮一只知了玩玩,嚼一把小麦做成面筋去沾,用芦苇秆编成三角架,弄上蜘蛛网去罩,趣味无限。

夏日的雨最让人难忘。夏日的雨大而多,秧田需要及时开缺放水,使得庄稼免遭水淹,鱼儿会在排水口,逆流而上。孩子们就像一只只活脱脱的小鸭,披上一块塑料纸,光着脚丫,穿着短裤头,拎着提罾活跃在圩边、河沿,见到放水的缺口,马上蹑手蹑脚地把提罾往缺口处一插,脚朝流水处搅一搅,猛提起,罾里的鱼儿活蹦乱跳。捕到了鱼儿,孩子乐不可支,尖叫着呼唤同伴,把鱼儿装进鱼篓。

夏日是水乡孩子最活跃的时候,在河里游泳、逮鱼虾、摸河蚌、到河滩上捡鸭蛋、去树丛中捉蜻蜓。那时,乡下有一种蜻蜓,个儿比别的蜻蜓要大,体型像直升机,黄颜色,夹着黑色斑纹,我们都叫它为“虾虾瓢”,它们停在树枝或芦苇秆上,身体是横着的,其它蜻蜓停在哪里,一般都是倒挂着的。“虾虾瓢”很强悍,主要以一些飞蛾、蝇蚊、小飞虫为食。我们逮着了“虾虾瓢”,用细线扣住尾巴,让它转着飞,飞行时,发出“呜、呜”的响声,真好玩。整个夏天,我们都是在这样、那样的活动中度过的,丰富而有趣。

夏日的乡场,可是一个热闹而有趣的地方。那时没有空调、电扇,闷热的夏天,人们来到乡场上纳凉,在芦席上坐着或躺着,有的干脆就坐在石磙上,享受着乡野夜晚的凉爽。一旁老牛拉着碌碡在碾稻谷,牛郎唱着号子,“号子来来吆”,一声声悦耳动听。纳凉的人群中间,老先生在说书,乡场上,大人小孩都听得兴趣盎然,享受着文化的乐趣,母亲边给小孩扇风,边拍打着蚊虫,“拍、拍”的声响,就像是配乐的竹板,与老先生的说书声形成了鲜明的节奏,组成了一则动听的乡村小夜曲。

时光易逝,日月沧桑。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,家乡那些原生态的场景,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渐近消失,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
有家才有爱

□ 吴晶菁

我叫吴晶菁,是一名新闻工作者,先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。我们的女儿今年夏天研究生刚刚毕业,即将走上工作岗位。在亲朋好友心目中,我们这个家庭家风优良,成员积极进取、互敬互爱,2020被表彰为盐城市第五届最美家庭标兵户,2021年入选盐城市第六届文明家庭。

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,我和先生从相识、相知、相爱到相守,一路经历了风风雨雨,但是我们始终秉持一份“将心比心,用真心换真心”的信任与尊重,现如今,人到中年,上有老下有小,更加深深体悟到相濡以沫,互相包容的婚姻真谛:那就是“有爱大家庭,家和万事兴!”

说起我和先生的爱情故事,还得从我们的上一辈讲起。当年,我的父辈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,两个家庭分别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我和先生各自成长的生命轨迹本没有交集,直到1993年,我腿部不慎受伤,经双方父母介绍,请先生帮我进行中医针灸治疗,我们俩“以病为媒”相识相恋,并于1996年9月30日走进婚姻殿堂。1998年3月10日,我们迎来了宝贝女儿。从此,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掀开全新的一页。

我们是一个红色大家庭,老中青三代都是中共党员,“舍小家为大家,不顾个人利益讲奉献!”这是家风。1991年至1993年,公公参加了第14期援助桑给巴尔医疗队;2009年至2011年,我丈夫又参加了第23期援助桑给巴尔医疗队。作为江苏省援外医疗史上唯一一对“父子兵”,他们克服重重困难,在艰苦的环境中弘扬白求恩精神,医治了大量的非洲病人,同时成功地扮演民间外交大使,两代人通过援非传承着无私的大爱,不仅为祖国为家乡赢得了荣誉,更为增进中非人民绵延不断的友谊,做出了普通人力所能及的贡献!

我们是一个学习型家庭,全家都是大学生,“好学不倦与时俱进,不断追求新知识”,这也是家风。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,我和先生是20世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。女儿青出于蓝胜于蓝,研究生毕业。当年,父辈们干一行爱一行,不断自学钻研相关专业知识,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成为技术专家和学术领头人。受他们影响,我和先生对自身各方面要求也都十分严格,在干中学,从学中干,从理论到实践,再从实践到理论,爱学习、肯钻研是我们志同道合的感情基础,也是我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秘密武器。

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,一家人其乐融融,“尊老爱幼父慈女孝,婆媳翁婿关系和谐。”这更是家风。结婚前,我妈妈就叮嘱我:“你妈妈是老师,你要有教养,爱你的先生,就要爱先生的家人,尤其是他的爸爸和妈妈。孝敬公婆,家和万事兴!”先生妹妹远嫁,于是我既当婆婆的媳妇,也做婆婆的女儿。每年公公婆婆的生日、结婚纪念日都精心准备礼物,每个月抽空陪他们参加一次老友早餐聚会、看一场电影、去一趟公园,春看樱花夏赏荷,秋观菊展冬踏雪。平时去菜场买菜,都是一式两份,婆婆妈妈一个样。既是妈妈的小棉袄,更是婆婆的棉毛衫。用婆婆大人的一句话高度概括就是:“两好合一好!我和小晶处得像亲母女!”

这些年来,家人们无私的付出,一直温暖和滋润着大家庭里每个人的心田。家人间相互支持,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遇到问题,大家有商有量,共同克服;收获喜悦,大家共同分享,一起庆贺。全家人互相打气,只要我们对待生活真诚感恩,美好的春天就一直在我们身边。身教重于言传,在我们的影响下,女儿从小就懂事体贴,善解人意,在此,我们也衷心祝福,孩子未来能够遇见和她相知相爱的有缘人!